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通志卷之八

卷之八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十一目錄

奏議類

狀二

復讎狀

韓愈

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韓愈

論裴均進銀器狀

李絳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狀

李絳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李德裕

論維州事狀

李德裕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晏殊

進五規狀

司馬光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論茶法奏狀 歐陽修

議修禮書狀 蘇洵

議學校貢舉狀 蘇軾

諫買浙燈狀 蘇軾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蘇軾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蘇軾

論積欠狀 蘇軾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蘇軾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蘇軾

乞詢問講讀臣寮狀 韓維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 范祖禹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 范祖禹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蘇轍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蘇轍

論西事狀 蘇轍

乞誅竄呂惠卿狀 蘇轍

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消盜賊狀 蘇轍

陳捍禦賊馬奏狀 李綱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李綱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 朱熹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彥通通訴人吏冒役狀 陸游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代王國用論韓國公冤事狀 解縉

謨

元謨 元結

演謨 元結

系謨 元結

露布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李雲

河西破蕃賊露布 樊衡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破吐蕃露布 韋臯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閩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

擬唐平蜀露布 高啟

擬湯平羣盜露布 王鏊

戲作破蚊陣露布 楊慎

附錄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祝壽文 侯喜

開封府羣見致辭 林希

親政篇 王鏊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十一

侯官吳曾祺纂錄

奏議類

狀二

復讎狀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甯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

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

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卻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

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入。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憫傷。宜明敕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

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諄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恆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韓愈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

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論裴均進銀器狀

李絳

陛下聖明之德。超邁百王。英特之姿。跨越千古。察百役之繁猥。愍萬人之愁苦。念杼軸之積弊。知姦臣之徇私。外以進入爲名。內以賄遺爲計。厚斂於下。半入其家。所以特降鴻恩。大拯頽俗。罷方鎮不時之貢。禁天下無藝之費。蘇息下民。革除宿弊。頒宣之日。遐邇畢臻。感恩涕泣。仰德歌舞。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覩聖時。利澤布於四海。德施周於萬類。家吟戶詠。氣舒日明。纔及數月。今自廢罷。受納裴均所進銀器。天下之人。皆謂詔書不信。必爲陛下以財貨爲先。此甚非益於聖德也。其裴均行不由道。姦以事君。固違制書。敢進銀器。此是試陛下之意。若不容納。必知英主不可以利啗。則須恭守典憲。遵奉朝廷。若爲受領。則知聖懷必可以財動。因

此厚斂於下。此不忠不誠之大罪也。儻陛下以裴均位當藩鎮。官極崇顯。未能行法。以懲姦人。伏望准制書令度支收納。既不違制文。又免入內庫。無虧聖政。以示外方。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狀 李絳

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詔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徒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隣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無爲憂患。

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李德裕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覲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己。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